



水牛文庫 55

希區考克 驚魂小說選

姚姮 譯

水牛出版社

水牛文庫

55

希區考克驚魂小說選

姚 姁 譯

水牛出版社

STORIES FROM HITCHCOCK'S

MYSTERY MAGAZINE

TRANSLATED BY YAO HENG

COPYRIGHT © 1968, 1977

BUFFALO BOOK CO., LTD.

TAWIAN

R. O. C.

希區考克驚魂小說選

水牛文庫 55

譯者	姚	姮
出版者	水牛出版社	
	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	
	郵政劃撥賬戶第13932號	
登記證	局版臺業字第0628號	
發行人	彭誠晃	
每冊特價	新臺幣	35元
初版	中華民國57年3月30日	
八版	中華民國66年3月10日	

◀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▶

目錄

五角銅幣的秘密	一
作家·吊死鬼·鞋子	一三
少女恨事	二五
魔樹	五一
會配藥的女人	八三
迷失的人	一〇三
丈夫的職業	一二五
禮物·香水·珠寶	一四七
富婆的遺產	一六五
猴賊	一七七
聰明的笨蛋	一八七
三暴徒	一九三

有恨骨的人

二〇一

五角銅幣的秘密

他們把米美琪帶走是三個月前的事。他們來，抓住她，把她裝入一件有長袖的白衣服裏，然後綁起來，她又踢又吼，聲音像發自野獸的喉嚨。

我一星期來米美琪家做一天工，所以，事情發生的時候，我在場，我真希望自己是就在家裏。

我給米太太做了六七年的事，她是個美麗的婦人，淡藍色的眼睛，自然的金黃色鬚髮，身材有點渾圓，看來軟弱。當他們把她帶去的時候，她變了許多。

星期二我就找到另一個東家，但是，我懷念米太太，她一向對我好。我是上午八點上工，每當我去到她家的時候，她總是坐在廚房裏喝咖啡。

「早安，韓太太，」她總會招呼說：「我剛煮了一壺新鮮咖啡，坐下來，先和我喝杯咖啡再開始工作吧。」

我說：「米太太，我看我得先做事，今天天色不大好，我得趕緊洗滌衣物了。」

但是，她不來那一套，她說：「哦，別急吧，慢慢來。」然後，我們便會聊一陣，我敢發誓，她是個好女人。

米先生是不錯，可是，在家裏沒有什麼可稱道的。我不知道像美琪那樣嬌小美麗的女子，怎麼會嫁給他的。他是個大個子，由於常常坐着喝啤酒、看電視，所以，肚子越來越挺，以前的他要比現在好看得多。他像是做包工的，或者是類似的工作，反正與建築有關，我猜是自由的，他什麼時候要回家都是可以的。

他一直注意着她，她也知道。我好幾次看見她倚着水槽，雙手壓在一起，一直到手變白，藉此來表示她不知道，最叫她難過困擾的是，他拋玩一個五角銅幣。這件事也時常弄得我不安。我只是每星期上一天工，但是，我常常看到他拋着玩。尤其是孩子們在屋子裏的時候，他更拋得多，這件事對米太太非常困擾，有時候，當他拋着玩的時候，她會哭起來，往樓上跑。

有一個星期六，米家請了幾位客人吃晚飯，米太太問我是否可以過來幫她忙，我說，當然可以。所以，我就過來幫助米太太做一餐真正豐富的晚餐。客人有六位，加上他們自己的三個孩

子，連同他們自己，一共十一個人，我們做的晚飯就是要給這麼多人吃。

我告訴你，你也許不相信，晚飯吃了一半的時候，米先生又拿出那個五角銅幣，開始向空中拋玩。米太太臉色變白，像生病了一樣，她對米先生說：「拉利，求求你。」聲音低低的，藍色的眼睛仰望着他，但是，他繼續拋玩着他的銅幣。

然後，他大着聲音說：「我有了這個怪癖，這使可憐的美琪要發狂，我和這個特別的五角銅幣有緣，我習慣這麼拋着玩，有那麼一天，我也許會用這個使美琪發瘋的。」

有一個男客人說：「拉利，我把指節彎得辟拍響，也使我太太要發狂。」
每一個人都笑了。

我那時候正端東西出來，所以，我看看米太太，她正想拿起杯子，但是，她的手在抖，她拿不起杯子，她的頭垂落在盤子上，一直到我看見米先生低聲向她說什麼，她才直起背，拿起她的叉子，不過，她的手仍然可怕地抖着。

就在那天晚上，她告訴我個故事。

那天，我去得很晚，我清理廚房，客人走後，我煮了一點咖啡，坐下來喝，正在喝的時候，米太太進廚房來了。她說：

「米先生上床睡了，我現在還不想上樓，韓太太，我和妳一道喝咖啡，妳不介意吧？我不會

耽擱妳回家的時間。」

「當然不介意，米太太，」我說：「一道坐下來吧，我根本不急着回家，家裏也沒有人等我，只有一隻貓，」然後，我嘆口氣，我說：「自從我丈夫死後，我真想念他，家裏有個男人，該有多好。」

米太太大笑，一種陰惻的笑：那笑根本不像她，她說：「算妳幸福，韓太太，算妳幸福。」然後，她把杯碟放回桌子，低下頭，用手打桌子。她說：「噢，韓太太，我多命苦啊！」說着，大哭起來。

「哦，哦，」我說，我輕拍她的肩膀：「米太太，別哭，別哭！妳要我喊米先生下來嗎？」她抓住我的衣袖，滿臉淚痕，看着我說：「不，別喊他，我不哭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我走到水槽邊拿一條乾淨毛巾，潤濕了，給她揩臉。然後，唉！我真不知道怎樣告訴妳這件事，米太太雙手抱住我，又痛哭起來，最後她說：「韓太太，我可不可以和妳談談？」

我和她坐下來，我說：「可以的，妳可以告訴我任何妳想要說的事情。」

她開始告訴我，現在，我真希望她沒有告訴我，也許向一個人道出心聲是好事，只是不要讓米先生知道。

事情是發生在我給米家做事的第二年。那時候，米太太真是嬌小美麗，米先生也不難看，他

衣飾考究，身裁不錯，他對自己的長相似乎很自傲，我曾經看見他站在鏡前，自我欣賞。他對他太太不錯，只是架子太大。

她告訴我，米先生很特別，對他的三餐都及時準備好。她說，那很難，因為，她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到家——從下午四點半到七點——但是，他就是要他的晚飯在他回家後的五分鐘內做好，爲了要求得他的歡心，使她緊張得不得了。

他常常請客，有時候帶米太太出去，一出門，她就會請我看孩子，孩子們都好，六歲、七歲和九歲，都很乖。嗯，我想他們非乖不行，否則，米先生一定會打他們，孩子們和爸爸說話，只是有禮貌的「是，爸爸」，或者「不是的，爸爸」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來看孩子，我覺得米先生好像在找他太太的麻煩，也許不會比平常惡劣。他一直說：「看老天爺份上，快一點好不好。」

平常，搬出老天爺來我不相信沒有效，但是，在他嘴裏，我就不以爲然了。

他接着又說：「妳那該死的黃頭髮是怎麼搞的，今天，我不是給妳三塊錢去做頭髮的嗎？妳把錢用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我給女兒買一件上衣。」

女兒是六歲的，長得很像米太太。

那晚，他們回來的時候，我坐在安樂椅上，米先生沒有招呼，我逕自上樓。但是，米太太給我錢，問我孩子們是否都好，她看來不一樣。我不知道，我想她看來比往日柔和得多，她不像平常那樣，滿臉痛苦。

「你們玩得快樂嗎？」當我朝門走去的時候，我問。

「是的。」她說：「噢，我玩得很愉快，謝謝妳，韓太太。開車要小心。」

她告訴我，就從那天晚上開始。那天晚上有一個新來鎮上的男士，那人剛和米先生的公司有來往，當他們吃飯的時候，米太太剛好坐在他旁邊。她說，他們談到許多她好多年都沒有談過的事情——書、歌劇和繪畫，還有音樂——米太太很喜歡音樂，但是，米先生根本不理會米太太的喜愛，當然，一切都聽米先生的，有時候，她把收音機扭開，聽聽轉播的音樂會，用低低的聲音聽，但是，米先生還是會大叫：「把那該死的關掉。」

總之，米太太和這個人——他名叫丹——立即搭上了，他打過兩次電話給她，她說，她會告訴那人不應該那樣，但是，她終於軟弱下來，同意赴他的約會。他們開車到鄉下去，她說，乘車兜風、傾談、聽音樂，非常愜意。

我知道她不該那樣做，她是個已婚的婦人。她還告訴我她開始赴他約會，並且在米先生出差的時候，約丹來家裏玩；這件事我訝異不已。那時候是夏天，孩子們都參加野營不在家。

當她談到下面的故事時，她的頭低垂着：「韓太太，對這種事我並不覺得光彩，可是，我只是不能自制，丹這個人太好、太和善了，我忍不住。」

當然，讓他來他們家是個壞事情，真正的壞事情，你知道以後發生什麼事情吧？當她告訴我的時候，我幾乎從椅子上摔下來。

當她和丹站在樓梯頂的時候，前門開了，米先生走進來。她說，他們三人站在那裏，兩個男人互相凝視，最後，她和丹下樓來，丹說：「拉利，我沒有什麼好自圓其說的，可是，相信我，這都是我的錯。」

米先生說：「丹，閉嘴，你已經拿了我的，你得賠償我。」

米太太告訴我，她當時說：「求求你，拉利，我知道這件事情很糟，可是，我愛他，別對他做任何事情，求求你，拉利，求求你別傷害他。」

米先生說：「你得償付他所做的。」

米先生是個大高個子，米太太說，丹是矮小的。

「別碰他。」米太太說。

可是，米先生說：「美琪，妳不懂，我說他要償付的，正是這樣。」

米太太說，她和這個叫丹的人都對着米先生盯視，倆人都驚慌着。

「現在，」米先生繼續說：「我想我們得坐下來，討論這件事情的代價。」

「拉利，求求你。」米太太說。

丹說：「我知道我們欺騙你，拉利，求求你，文明一點。」

「我正準備這樣做，」米先生說：「文明方式，我要價值對價值。我已經和美琪結婚十年，我對她的價值非常清楚，我希望你能付得出來，我希望你能付出我說出的價格。」

米太太說，當時她在哭，並且告訴米先生別說了。

但是，他繼續說：「我知道她很清楚，所以，我已訂了價款，你就要付出，否則，我就此解決你。」

「好，」丹同意：「隨你說，只要不找她麻煩。」

「這還差不多，」米先生說：「我承認我也許會多要一些，丹，我太太的價格是五角錢，拿出來吧！」

米太太告訴我，她簡直受不了，她要瘋了，她對她先生說：「拉利，別這樣待我。」

他瞧也不瞧她一眼，只說：「美琪，這是兩個男人間的生意，所以，別多嘴。」

丹伸手到口袋裏拿出一個五角銅幣，離開了，離開鎮上，米太太說，她再也沒有看見他，或聽見他的消息。

米太太說，她曾請米先生立刻和她離婚，但是，他只是大笑，說他高興了再離婚，同時，他們可以再玩同一個遊戲。

他們繼續保持婚姻關係，但是很糟。他一直拋玩那枚五角銅幣，像是要驅使她成瘋一樣。他總是在孩子們面前，或者有客人的時候玩，米太太說，他把銅幣放在他們的床頭櫃。

他自己找了一個女朋友，他把那女朋友帶到米太太面前，告訴她，他一決定離開她，就會和身邊的女人結婚，並且，要把孩子帶走。

我曾見過一次他帶這個女人，她並不美，年紀比米太太大些，但是，她穿貂皮，戴珠寶。她手挽着米先生，蠻像一回事的看着米先生。

逐漸地，我看見米太太越來越不安了。米先生時常在外面，他總說：「美琪，我今晚要出去，妳想看我的時候就找我，我可能回來吃早飯。」然後，在她面前拋玩五角銅幣。

終於，我想是她承受不了的日子來臨了。

報僮來到門前，米太太告訴他：「等一等，」她說着轉向米先生：「拉利，你有沒有零錢給報費？」

他問：「要多少？」

「五角。」她說。他們互相盯視。

他從口袋裏拿出五角，拋在空中，說：「我不能用這一個。」

那時候，我正在起居室清灰塵，我看見他們站在那裏，他拋玩着銅幣，她看着，她的眼睛一上一下跟着看，突然，她開始尖叫。米先生和我試着使她停止，但是，沒有效。因此，最後由我抱住她，米先生打電話找醫生。

當醫護人員帶走她的時候，她仍然在尖叫，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她看來再也不美麗了。

米先生對這件事很冷靜，他幫助醫護人員使她就緒，當醫護人員把她帶走的時候，屋門前圍滿了許多人。報僮仍然站在那裏，米先生走到外面，轉身過來，看看報僮，伸手入口袋掏出銅幣，他看銅幣好久，在手中滾弄好久，然後，丟給報僮說：「給你。」

他走進屋子，臉上有一層陰影，他問我可不可以陪孩子們住幾天，我說可以，那不是因為他，而是爲了可憐的美琪和孩子。

兩天之後，他請假去看美琪的主治醫生。當他回來的時候，他喊我進入廚房，告訴我說：

「韓太太，消息很壞，我太太可能要消磨她的餘生在那裏，今天，醫生告訴我，她已無藥可救。」

我開始哭，真希望我有勇氣用平鍋揍他，因爲，我知道是他驅使她成瘋的。

「韓太太，我得爲未來打算，」他說：「我得扶養這些孩子，我太太和我好久以來就處不

好，這件事發生之後，我考慮到離婚問題。」

「你不能那樣做。」我說。

「我還年青，」他說：「我還有半輩子要過，我得爲我自己着想。」

「可是，你不能獲准離婚。」我告訴他。

「我當然可以，」他說：「我還考慮到再婚。」

「你不能那樣做。」

「哦，別來那一套吧。」他說，生氣了。

「你不可能因爲太太發瘋而那樣做。」

「你在說什麼鬼話？」他說。

我看了他好一會，大約一兩分鐘，然後，我記起一件事情來，我微笑說：「以前我給另外一個人做事——一個老人，他太太也是神經病，她住精神病醫院三十年，是他告訴我的，我們這一州法律規定，一個人不能因爲對方發瘋而離婚，你等着，等到她死了你再和別人結婚。」我解下圍裙，摺好，然後用一種平視的眼光看他：「或者等到你死了。」

這件事已是三個月前的事，今天，我到另外一家人家上工途中，我看到米先生坐在他家的門廊，他看來像好久沒有刮過鬍子，像穿着外出服睡覺一樣，我暗叫，老天，他一團糟嘛。

「米先生，你好。」當我經過的時候，我招呼說。
他看着我，他的眼睛都是血絲，他說：「去妳的。」